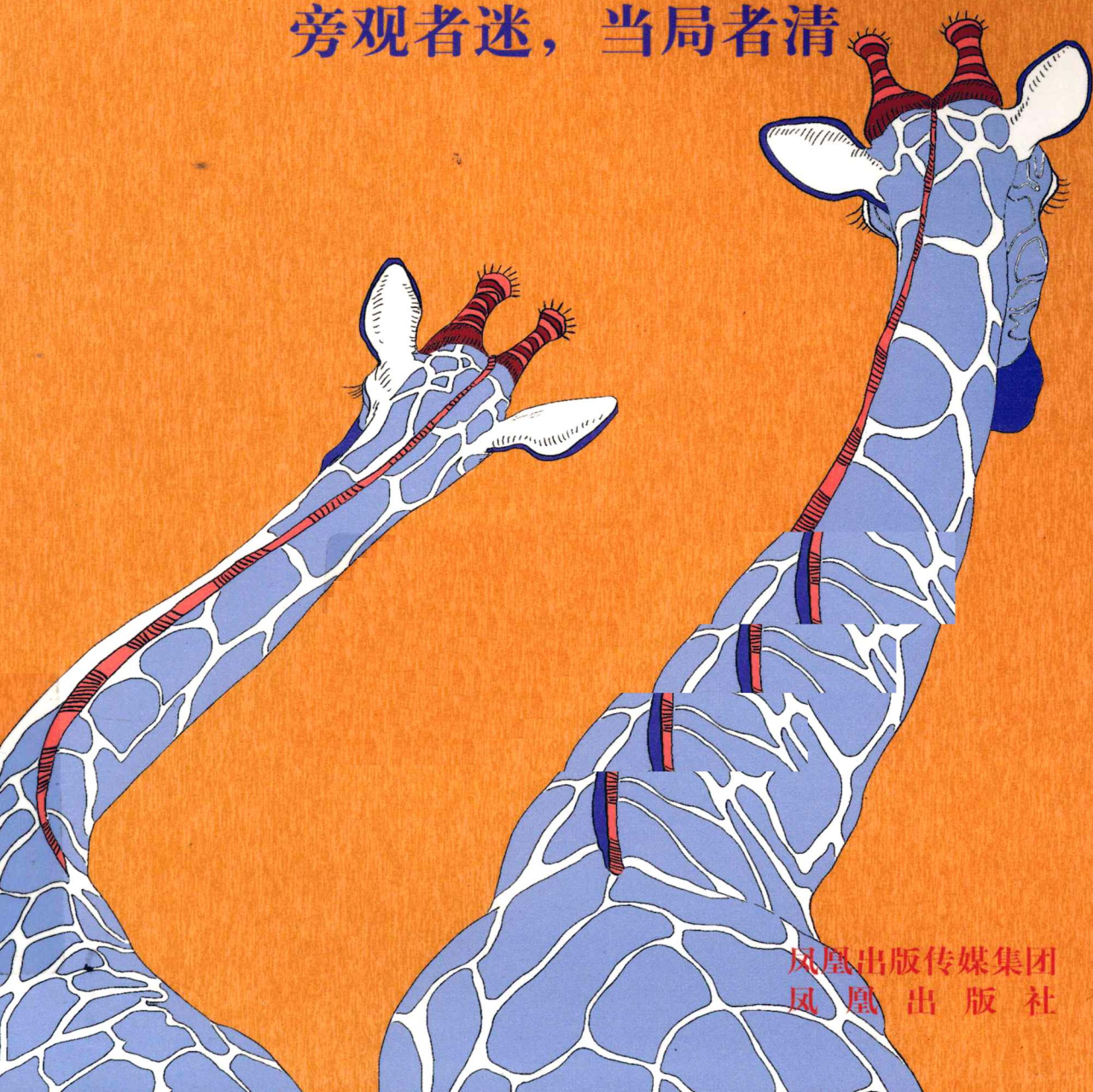




物语

旁观者迷，当局者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时代文库 物 语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风 凰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物语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506-0172-7

I. ①物… II. ①格… III. ①汉语—语言读物 IV.
①H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3890号

书 名 物 语

- 编 著**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潘云亭
封面图片 胡凝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172-7
定 价 18元
-

(凡印装错误, 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总监制 李彤 总策划 谷雨

执行主编 孟遥 执行副主编 蒋芳仪

编者 李秋实 梁玉梅 李鹏程 王樵 宋考凤

C 目录 Contents

春邻物语

大固其其	8	爱上一场看不清的骗局	27
姐姐这种动物	10	树林的馈赠	28
回家	11	扣子	29
无人看到你的忧伤	12	不仅相依，而且相爱	30
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13	浪漫洒脱的奔赴	32
老马和小马的幸福生活	14	我家的跌停和涨停	32
热帖子：爸妈让我们泪奔的一句话	15	柏林之恋	33
油布伞	16	麦田守望者	34
爸爸心·女儿心	17	江米芬的奇迹	36
三岁半的旅行	18	微小说 爱深言	37
他们学理工的	20	亲爱的孔雀	38
过去的小学课文	21	青春冷暴力	40
我的轮椅	22	原来，这个世界还是有爱的啊	41
藏民的爱	23	歌典：世界和我礼貌微笑	42
书屋：万物有灵且美	24	青花瓷	43
窗外的京剧	25	二十四节气的恋人	44
从爱一只猫做起	26	20块点心和三颗水果糖	45
		是不是	46
		母亲失去的春天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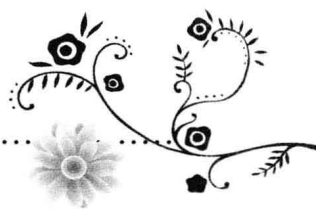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 夏橙物语 ■

便条间的爱	50
生日快乐	51
眉目	51
木兰也为爱情归	52
相爱却要擦肩而过的星座	54
爱情之后的爱	55
守着18个鸡蛋等你	56
冰激凌的幸福时光	59
想带你去我的小时候	60
共同经历一场爱情	61
到底是谁惹的祸	62
书屋：当我看你时，你也看着我	64
致女儿书	65
要求婚，找我妈	66
母亲节	68
爱情就是两个话痨	69
女儿QQ上的男生	70
亲爱的	70
我和我女儿的56年	71
热帖子：你的爱像一棵卷心菜	72
带着微笑到天堂	73
我是你世界的一部分	74
JP老妈无聊事件簿	76
朋友是这样炼成的	78
阿凡达作证	79
等咱有了钱	80
制造爱的记忆	81
爱你，像你爱我一样	82
漫长的约会	84

■ 冰菊物语 ■

白马于深夜抵达	86
给世界上另一个我	89
一望无际·年华	90
失落的美好	91
背叛泥土	92
你是站着还是坐着	93
歌典：情歌三十年——爱是不变的旋律	94
胡媚娘不是白素贞	96
我对女儿很麻木不耐烦	97
他为你及时地死去了	98
把信写给埃米莉	99
我不饿，健雄饿着	101
女儿驾临我的生命	102
那些我爱的女人都老了	103
书屋：那些悬而未解的爱情故事	104
初恋	105
一个字和另一个字的婚恋	106
全校瞩目的约会	107
失恋自救手册	108
怪物们的爱情	109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10
游戏	111
恋爱季的情书	112
因爱之名，环游地球	113
我只听到雨的声音	114
再见，妈妈	115
如果你也听说	116
写给母亲	118
共同的家	119



夜别枫桥	120
潜伏的父亲	122
情书：写给另一个世界的你	124
在岁月面前认输	125
和你在一起	126
牵挂是一根线	128

■ 月蛹物语 ■

公主整夜不能睡	130
我来听你的歌	132
竹床	133
初见她时我便成了佛	134
像泡沫一样相遇	135
哈根达斯	136
你不明白当木匠有多幸福	137
《触不到的恋人》：	
有一种爱可以穿越时空	138
月亮粑粑	139
会流泪的树	140
15岁的爱情是什么？	141
来自地球的信笺	142
布梨，布梨	143
杀破狼	144
枪魅	145
企鹅爵士的非一般爱情	146
月光下的鱼	147
父亲抱着死了的孩子奔跑	148

电影：你让旅途不孤单	150
我的小小姑娘	152
哨鹿	153
假使夏风吹来的时候你还在	154
一个字	155
热帖子：在热气球上吻你	156
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157
两兄弟	158
那些日子和爱情沾边	159
我究竟	
在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	160
风雨一炉，满地江湖	162
语录：再不爱我，你就老了	163
老街的旧时光	164
致小鸟罗曼的信	165
茶婆婆与桃嬷嬷	166

21世纪10年代	
活力人生十大印记之二：爱	168

春邻物语

春天在蜿蜒的流水里
是柔软的水草
一如你纤纤手指
滑过我的掌心
你有短消息
伴五月的清风传来
你站在字里行间
你站在我心上





大固其其

◎ 李晓艳

那一年我忽然很不好，每天都觉得很困，很困，无论怎么样眼睛都睁不开。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我辞掉了工作，坐上长途汽车，回到了最北方的乡下奶奶家。

奶奶家有一铺炕，很暖很暖。我一扔下包就爬上去睡着了，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迷迷糊糊中奶奶给我拉了被子，然后就再不记得什么了，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

奶奶只是给我端来一碗荷包蛋，然后就笑眯眯地看着我。从来没问我是什么让我这么困，是什么让我这么能睡，是什么让我这么想忘却，也或是什么让我伤了心。

从那以后，我就和奶奶在一起厮守着，扫扫地啊，喂喂小鸡。有时在村子里转来转去，碰见一两个熟悉的邻居就拉拉家常，说的无外乎都是苞米土豆什么的。当然这些都是在睡醒后的事儿了。

我特别困，白天睡到晚上，晚上睡到白天。奶奶把土炕烧得热极了，我盖着暖暖厚厚的被子，黑甜地睡着。晕乎乎中，听奶奶絮叨着，絮叨着。她在那里悠悠地讲着大固其其的故事。已经讲了二十多年的大固其其啊！我从小起听过无数遍也听不厌烦的大固其其。

在奶奶的描述里，那是一个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方。

它在黑龙江最源头的地方，一片大得看不到边而且春天会开满达子香的草甸子上。最出名的是那里的一家店——大固其其店。那是一个门脸很小很小的店，刚刚好容一个人进去。门上种着许多的土豆花，一大块土豆露出头来算做是门把手。里面是很多的房间，很多的床。按奶奶的讲法，就算是全世界的人都来了，这个店也是装得下的。

大固其其一年只分两季，夏天和冬天。它的夏天，太阳是永远不落的，冬天永远都是黑夜，周而复始。许许多多的人都来到这个地方，来过这个地方的人，这一辈子就都忘不了它了，而且都会过得很好。

我把被子拉到脖子那儿，靠着烧得火热的墙。听奶奶讲大固其其的故事。

煤油灯的光是金黄色的，一闪一闪。奶奶一边补着一件大襟，一边悠悠地讲着。

“以前呀，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有一个女儿，他特别爱他的女儿，比爱这世上任何的任何都爱。可是他女儿生病死了。他难过极了，什么也不做了，也不睡，天天坐在那里想他姑娘啊。他老婆一劝他，他就拍着胸脯痛哭，只会说那么一句话：‘我的姑娘啊！我的姑娘啊！’他老婆只好抱小孩儿一样把他抱在怀里，任他那样子，再不敢说什么。

“他一天天瘦下去，眼看就要不行了。他老婆没有办法，就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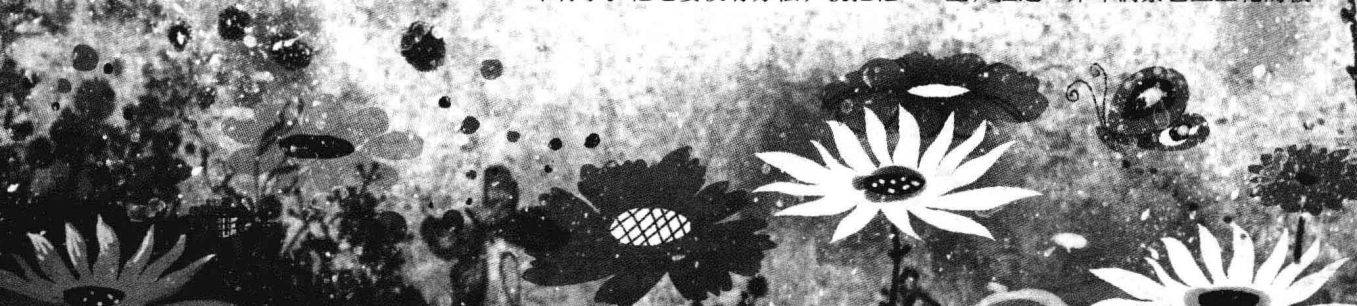
送到了大固其其。在一个全是土豆香味的房间里，他住下了。大固其其的冬天只有夜晚，他开始还睁着眼睛一夜夜熬着，可是这黑色太浓烈了，终于他还是睡着了。这一睡就是好长好长的时间。他每天都在梦里梦见他的女儿，从刚出生的时候，到学会走路，到后来再到后来，他不愿意醒来，就希望这样睡着。春天来了，达子香开满了原野，他也不知道。一天，他梦见女儿坐在一大片白色的土豆花中，慢慢地飞上天空，和他挥手告别。从那以后，他就醒了。夏天也来了，外面是明亮得不行的日子。

“他老婆来接他了，他倒是白胖极了，他老婆又黑又瘦，他抱着老婆哭了。他老婆什么都不说，轻轻地摸着他的脸，最后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到冬天的时候，我也想在里面睡一觉。’于是整个夏天他们都没有离开，就在草甸子上生活。到了冬天，他老婆去睡的时候，他就乖乖地在外面等着，像一只看家的小猫一样。结果他老婆只睡了一夜就出来了，很满足的样子。老两口就拉着手回去了。听说后来一直过得挺好的，还做生意，也挺赚钱的。”

“再讲一个吧，我想听。”我懒懒地说。

奶奶点点头，扯了一下线头，接着又说了一个。

“有一个姑娘，她伤心了，因为她喜欢的人要和别人结婚了。这个明晃晃的世界让她害怕，尤其是冬天，白白的雪晃得眼睛疼。她就往黑色的地方跑，于是无意中就撞进了大固其其。跑进了有土豆花的店里，拉过一床印满紫色土豆花的被



子就睡着了。

“这一冬睡得像冬眠的熊一样，真是香啊。她梦见好多的人，小时候帮她写作业的男孩儿啊，上学时暗恋的那个人，还有现在这个喜欢的人。还梦到了将来，梦到了将来其实她找到了一个更喜欢的人，过着比现在要幸福得多的日子。到了夏天的时候，她从房子里跑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照镜子。然后她大喊着：‘呀，我胖了这么多，得赶快去减肥了，要不没有人要啦！’然后她就头也不回地跑开了。看样子，她完全不记得自己来时的心情啦。”

我笑得在被子里打滚：“奶奶，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奶奶特认真地点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骗谁也不能骗你啊。你是我的孙女儿嘛。咱们老李家单传姑娘，就你一个孙女儿啊，从你姑姑往上，再一个姑姑，都是一个呀。还有还有……”奶奶又开始往上说了。

“奶奶，再讲讲大固其其吧。咱们家的事儿都讲过一百万遍了。”

“嗯，好好。再讲讲吧。”

“其实大固其其那里的夏天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太阳是永远不落的，到处都是白天。达子香一直不败，草甸子上野鸭成群。更多的人

来呢。

“你见过黑乎乎的人没有？（我摇摇头）就是有那样的人啊，全身黑乎乎的，完全看不到本来的颜色。这样子的人活的辛苦得不行，于是就会跑到大固其其来。在草甸子上晒一夏天就好了，他们都是亮堂堂地回去的。

“还有湿乎乎的那种人，全身浸透了水的。也不知道是被水淹的，还是哭的。反正都愿意来这里晒晒，晒干了晒透了，就挺乐呵地回去了。

“他们天天在草甸子上溜达，困的时候就睡在软得不能再软、暖得不能再暖的干草上。像小孩一样，吃啊玩啊。”

我听着听着，慢慢地又睡着了。

后来天气有些暖了，我搬张小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奶奶拿着几块碎布在那里连连补补。几只小鸡在脚前脚后跳着，啄着。门口偶尔有路过的村人。我在那里悠然神往着大固其其。

有一个疑问在我心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奶奶，你去过大固其其吗？”

奶奶慢慢放下针线，轻轻地点点头：“去过的。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年你爷爷刚刚没

了，只有你爸爸和姑姑在我身边。日子真的是过得太难了，我也很困啊。我做了一个梦，你爷爷回来了，他带我去了一次那里，不过我没有睡着，只是拉着他说了一夜的话。好像那一夜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后来他就真的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梦见他。不过你看，你爸爸和姑姑都成人也成家了，你都这么大了。”

“唉，大固其其。”奶奶的眼睛有些湿润了。她低下头又开始弄那几块碎布，一针一针，她想连一块小垫子。一个可以让人坐得舒服坐得柔软的小垫子。

我在奶奶家里度过一整个冬天，也睡过了一整个冬天。

到了回去的时候，奶奶给那块小垫子里絮了好多棉花，软软的，送给了我。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坐着它，暖和和的，像是坐在奶奶家的火炕上。无论怎么样也不困了，整个人都那么有精神。就像是，哦，对，就像是刚从大固其其回来一样。

大固其其到底在哪儿呢？在黑龙江啊。

（摘自《蜘蛛丛书》，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沈骑宇图）



四十年以后，姐姐会变成欧巴桑，但是现在，姐姐还是姐姐。

这个一开始便在开头登场三次的神秘名词到底是什么呢？她们是一个庞大的军团，由穿着校服的姐姐、喜欢在上課的时候写小字条的姐姐、看到美少年立即心跳加速的姐姐、望着镜子凝视的姐姐、在公交车站或地铁站的人群中翻动时尚杂志的姐姐、贪婪地大口大口吞食物的姐姐、迟到了站在教室门外的姐姐、穿着军装强壮的姐姐等成千上万个姐姐组成。

在我印有褐色花纹的记忆背景中，无数的姐姐像五颜六色的玩具一样在各个区间飘散。我开始集中注意力，试图找出一些词语描写姐姐本身这一个伟大的存在，但是想来想去，还是以orz收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9世纪最著名的一个语言学家）看来完全派不上用处了。

记忆中的第一位姐姐，是毛栗子姐姐（也许在此之前，还有甜栗子姐姐或者苦栗子姐姐，但我记得的却是这位），地点在幼儿园的花园里。

我回到这个场景中，扮演一位看起来有点小忧郁的小朋友，其实他内心拥有灿烂阳光千丈，只不过此刻被花园的美景所吸引，闭上眼睛享受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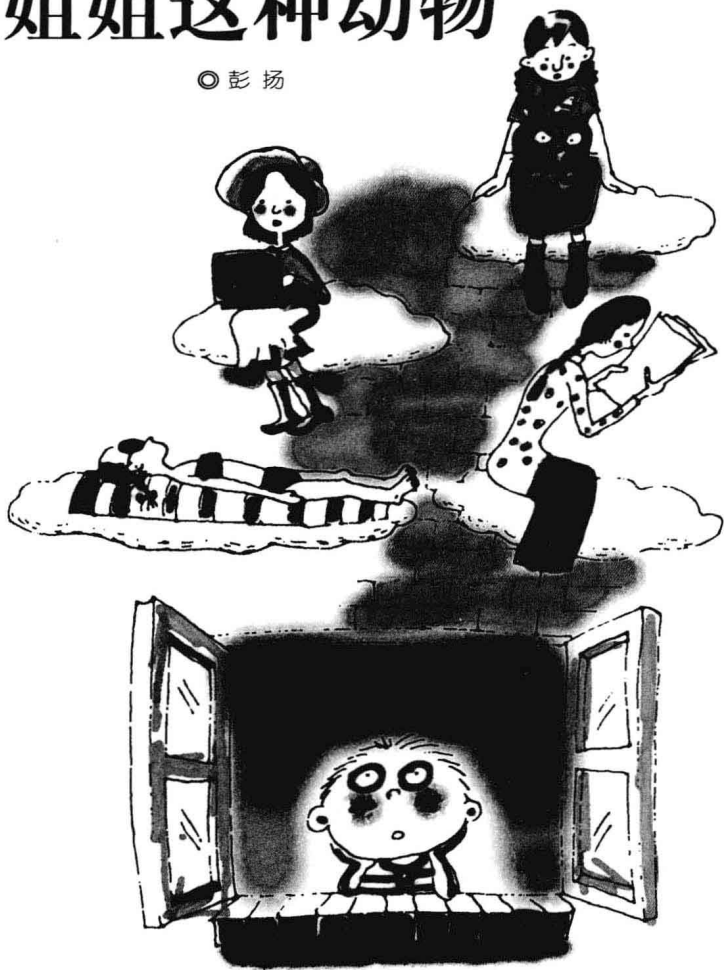
睁开眼睛，眼前已经有一张奇怪的面孔：毛栗子般的头发，蘑菇似的耳朵，比我高出三厘米，正歪斜着脑袋打量着我。

“喀哒”，她咬完最后一口苹果，举起沾满苹果汁液的双手，抓住我的两个耳朵，使劲地往两边拉，我感觉到我的脸有些变形，应该变得像狐狸。突然她跳进花丛，不见了，原来是老师来了。

老师挡住了一半太阳的光线，阴影重叠在她的脸上。我闻到，就在嘴唇的两边，靠近脸颊的位置，一些潮湿的含有水分的物质带着水

姐姐这种动物

◎ 彭 扬



果的分子隐入鼻腔。

从此以后，姐姐的数量与日俱增，出现的频率也节节攀升，形象更是千奇百怪。

小学时就穿高跟鞋来上学的姐姐；过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居然有了自己小孩子的姐姐；卖杭州小笼包的姐姐；偷走妈妈钱包出去买限量版迷你裙在商场被爸爸逮获的姐姐；喜欢看男生跟女生恋爱故事的姐姐；同时交了三个男朋友的姐姐；高二就得了癌症的姐姐；把很多愿望写在本子上又不小心把本子丢掉的姐姐；有很多姐姐的姐姐……

她们比我年长但又不会太长，她们有时会摆出一副孤傲的样子，

有时又会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她们沉迷于梦幻但又被现实困扰；她们见到小男生会捏捏对方的脸颊；她们碰到大叔的骚扰会惊声尖叫；她们想知道减肥的方法，正在秘密地喝一种特效饮料；她们一直在关心某些男孩子的一举一动，她们……她们……

这些排比句还远远不足以形容姐姐这种动物。她们很好很强大，也很小很脆弱。她们是我生命一束美丽的花景，叶瓣气味在微风中悬坠。

姐姐是牙齿的组合形状，每一次发声，就是一次小小的物种演变。

（摘自《美文》2008年第8期，

祝呈平图）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从她的眼睛看上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上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妈妈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

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逝去。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妈妈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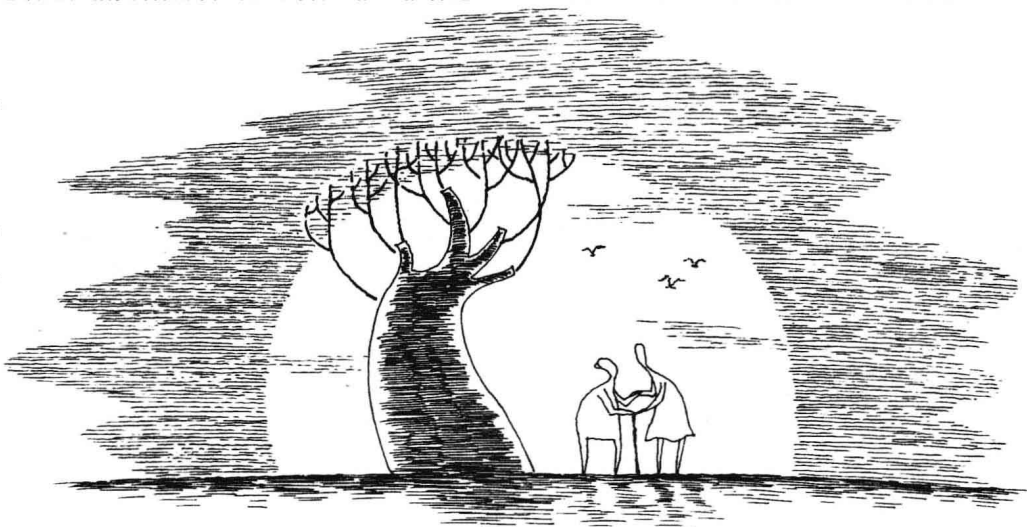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的、邮差能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摘自《目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小黑孩图）

回家

◎（台湾）龙应台



他从小便生长在我的光环里，说不清是悲是喜，就那样悄无声息地行走，听着我轰隆隆碾过的得意的车轮。

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才刚刚小学毕业，没有考入重点中学，有人见了他便嬉笑着说：“你姐姐当初读的可是最好的初中，你念的这所，她看都看不上眼呢。”他也不争辩，白人家一眼，便用力地甩一下书包，“嗖”一下跨上车走人。那车也是破旧的，他几次央求家人买辆新的，可是无用，父母总会冷冷地丢给他一句：“你姐姐当初还没车可骑呢，不照样进了最好的中学，且年年考试第一？”他不再言语，只拿起气筒，哼哧哼哧地给车打气，好像将自己心里的怨怒，也一并充入其中。

他在学校里遇到的老师，有听说过我的，上课的时候看他开小差，偷偷听流行歌曲，便用教鞭敲他的脑袋，挖苦他说：“你和你姐姐一个爹妈生的孩子，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他红了脸，将CD机关掉，耳机却是塞在耳朵里，始终不肯摘下。

下课后有同学围拢过来，将一本最新的杂志放在他面前，指着上面我的笔名，说：“看，你姐姐又发文章了，写得好棒呢，你那些经常被老师念的文章，不会是她替你写的吧，或者，是将你姐姐读书时的作文拿出来抄了一下？”他并不气，拿过杂志，翻到我的那篇文章，趴在书桌上，默默地看完，而后起身去还。

我和他很少说话，放假回家的時候，看到我来，他都不会喊一声姐姐，却会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笨手笨脚地去厨房做饭，煮了稀粥，炒了青菜，还用油炸了丸子。我坐在沙发上看书，他便端过来，说：“吃吧。”父母回来看到他烧的饭菜，尝一口，说：“真咸，怎么能吃？”我替他解围：“比我做得好吃多了。”父亲便瞪眼：“做饭再好吃管什么用？学习要有你一半好我们也知足了。”

我在家的时候，他与父母发生冲突的几率也高，常常不知怎么就和他们争吵起来。他不是那种叛逆到跟父母气势汹汹吵闹的孩子，他

只是争辩两句，便出了家门。家人从不去找他，也知道他没有钱，根本走不远，顶多是在小城里游逛到天黑，而后踩着稀薄的月光，寂寞地走回家去。开门后会自己去厨房里找吃的，剥一根大葱，啃一个凉了的馒头，老鼠一样咯吱咯吱吃完了，便上床睡觉。

有时候我会背着父母出去寻他。在家门口父母不会经过的小巷子里，他坐在石凳上，低头用一根树枝胡乱地画着什么，我劝他起来回家，他始终不肯，只说：“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只好走开，听见后面啪嗒啪嗒地有脚步声，回头，却看到一只毛色灰暗的流浪狗，停住了，用忧伤的目光，安静地注视着我。我的心突然很疼，不忍再看，扭头走开。

年龄愈大，我们的话语愈少，后来他用几十元钱，从同学手里买了二手手机，开始发短信给我。省钱，所以每一条短信都会很长，而我因为懒惰，回复给他，常常很短。大多是学习中的苦恼，或者与父母的矛盾，我总是教育多过沟通，他便淡淡回一句：看来你也不能真正理解我。我并不计较，删掉短信，继续自己的城市之旅，将不知如何寻找出路的他，丢

无人看到你的忧伤

◎ 安宁



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 身在江湖

很久没有给你写过信了，记得上次你给我的留言是：“亲爱的爸爸，学校要去春游，我想用你的照相机，要是你不给，我也不生气，我会爱你。”那时你在寄宿学校，上小学三年级，我的回复是：“拿去吧，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你……”

那温馨的留言，让我想起你稚嫩的小脸和清澈的眼睛。但现在忽然你长大了，变酷了，不再让我亲吻你的脸颊，不再让我抱起你，除了定期拿生活费，很少主动接近我，甚至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

单亲家庭的生活状况总让我感觉亏欠了你，总无限放大你的优点，总忽视你的不足。我在国外这两年，越发觉得你长大了，你先是说住学生公寓条件差，影响学习，自己租了房子，后来我知道，你是觉得住在学校限制了你的自由。

你强调交通不便，考虑了各种因素，我帮你办了驾照，给了你汽车。跟你在一辆车上时，我总希望你来驾驶，能纠正不正确的驾驶习惯，你总说无所谓、没问题、小意思等等。直到我回国时，你说把我的车给撞了，还借钱去修理了。谁让你修的，我的车有保险，谁让你开我的车了，把家交给我能放心吗？

一天，我们都没带钥匙，让你翻墙进去开门，你说没素质。好，我翻吧。我知道，其实是因为你太懒，就像让你学游泳你说水脏……但是，这都是技能，求生的技能，你觉得无所谓，但关键时候会害了我，因为危险发生时我会不顾一切地救你。

弃在小城。

他的QQ一直挂在我的上面，灰色的头像从未亮起，但签名档里却是总会更新。也不知是不是写给我看，忽而明亮自信，忽而烦恼厌世。有时他会留言给我，碰到我在，也不多言，得到回复，便即刻止住，说：姐姐你忙，不扰。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叮嘱：在父母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他们高兴，你也不会缺了什么，以后出门读书，想听唠叨，怕是还寻不着。他从人回复我这样的说教，也不知是已经关机出了网吧，还是根本不愿提及这个话题。

有一天在家，我无意中进入他的卧室，打开床前的抽屉，看到

一本厚厚的留言册。心内好奇，打开来看，一页页地翻过去，心内便生出丝丝的疼痛，犹如一把小刀，面无表情地割着我的手臂。几乎每隔两页，便会看到别人给他的留言里，千篇一律地说：真羡慕你，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姐姐，有她一路帮扶着，想必你也会有美好幸福的未来。留言册的下面，是一本一本的杂志，我的文字，在其中光芒闪烁。而我出过的第一本书，也不知他从哪儿买到的，已经翻看得书页脱落，却在抽屉的最里面，以它夺目的光泽，将他整个的年少时光霸道地笼罩。

突然想念十岁以前的他，送我

你想健身又不愿意去健身房，我给你买了全套的器械，你却说不想练成我这样的体形，那些器械你动都不动，我能说什么？你喜欢篮球，我给你添置了篮球架，希望你别把它当摆设，否则真的没下回了。一天，你说你想驾驶游艇。我劝你要么现实些，要么换个爹。

你自称能独自完成的很多事情都无果，最后还是要我出面解决，你总埋怨，总有你的理由。其实，这真的是因为你的不成熟，是你的自大。偶尔发现你房间里的素描画，我惊喜之余，感觉那简单的线条、合理的结构不是你的能力所为，你漫不经心地说是信手拈来。让你再当着我的面创作时，你告诉我要美术老师先“勾边”才成。

孩子呀，你不是天才，那勾边背后是多年素描的积淀。我继续鼓励你，继续期待你的成熟。

你说你这个假期不回国，要打工挣钱去旅行，我支持。但仅仅五天你就又放弃了，待在家里，说在思考。你尽管思考吧，因为你还年轻，但希望不要这样荒废青春。给你去清迈旅行的钱，你给了女友。很好，像个男人了。你周末坚持当家教，让外国孩子喜欢中文，不错，加油。你说你N多年后要去竞选美国总统，你说你会送我悍马车……加油。

今天就说这么多。还有一点，你快17岁了，少看动画片，学着现实点儿好吗？我期待着你的进步，继续放大你的优点。

（摘自《八小时以外》2010年第10期）

上学，在雨后的泥地里走，我载不动他，他便“啪”一下跳下车去，踩着软泥，在小路上边奋力飞奔，一边回头看我，而且兴奋地大喊：“姐姐，快点骑啊！你追不上我啦！”我看着他两条瘦瘦的小腿，犹如一只鸟儿的翼翅，自由地在风里拍打，心底的温情慢慢膨胀，成为一朵大大的棉花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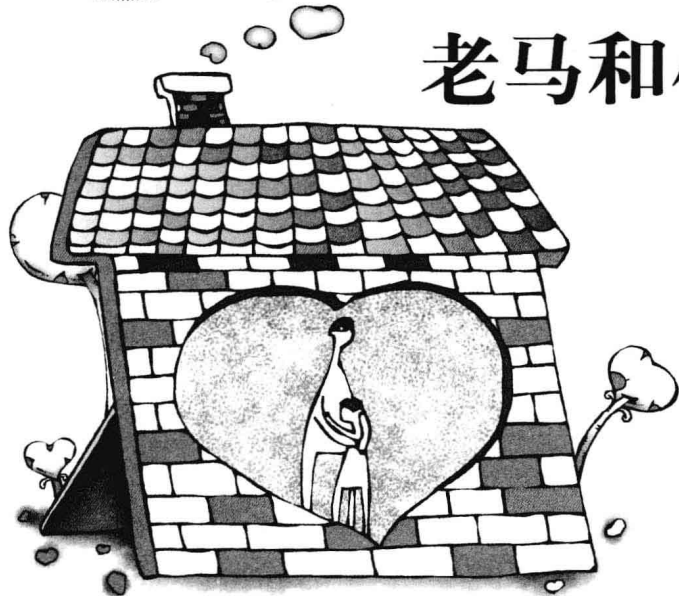
那段记忆，我写入了书里，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看到；而我也会看到，他褪掉沉重的外壳，如一只蓬勃的大鸟，毫不犹豫地，飞离我锐利冷硬的光环。

（摘自2009年11月10日

《中国青年报》，孙晴图）

老马和小马的幸福生活

◎ 艾杞



她找小马谈过，我也同小马商议过，他的答复只有一句：“我不同意你们离婚，如果你们离婚，我就离家出走！”小马是个说到做到的孩子，尽管他刚刚十周岁。我和她商量，等小马的情绪稳定下来再说，然后，我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居，我睡在客厅沙发上。

客厅的灯开了，是只穿着一条内裤的小马开的。我一把把他拉进怀里，告诉他我做了什么样的梦。他在我怀里咯咯地笑，我也跟着笑起来。笑过，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很严肃地说：“老马，我同意了，你们离婚吧！”

我和她领了离婚证。她走那天，小马一直躲在自己房间，不肯出来。她在门外叫小马，里面没有回应。

厚重的防盗门发出沉闷的响声，小马忽然打开房门，冲出去，喊：“妈，妈妈别走！”我没有拦他，他跑出去后，我听到走廊里传来母子俩的哭声，我靠在墙上，眼泪哗哗地落下来。

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儿。小马推门进来，掀开被子躺在我身边，我问：“为什么忽然就同意了？”他不说话。我追问，他转过身，舔了舔嘴唇：“快到冬天了，我不想再让你睡沙发。”我对着他的背，嘿嘿笑了，两行眼泪随之落下。

那晚，小马赤着脚站在我门外，小心翼翼地问我：“老马，你拿我照片了？”我点头，说：“你来，这里有很多照片，你挑张大点儿的吧！”他咧着嘴笑：“不用不用，我不想妈妈，真的，老马。”说完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我跟了过去，把照片还给他：“那是你妈妈，你想她，我又不会生气！”他犹豫着，伸过手接了照片，说：“这张，我妈最漂亮，像电影明星。”

我们离婚后，他几乎不再提起妈妈，这对一个孩子而言，是多么苛刻的事情。我转身，没让他看到我眼眶

发红，他在身后叫住我：“爸，其实我挺想我妈，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会伤心。”

很久以后，有热心的朋友帮我介绍女朋友，我试探性地问小马：“再给你找个妈妈好不好？”他正喝水，含在嘴里半天没咽下去，我连忙改口：“算了算了，我和你开玩笑呢！”

他喝完了水，吧嗒吧嗒着嘴说：“老马同志啊，你也这么大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吧。”

后来，我也真的去看过几个，但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修成正果，小马替我分析：“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我摇头。他说：“那就是人家嫌你条件不好！”我也摇头。他想了想：“哦，那可能人家觉得你长得太寒碜！”我轻轻给了他一拳，说：“马天旭，你别忘了你和我长得格外地像，损我你也没好处！”

一次家长会后，小马的班主任把我留下，说：“马天旭最近上课时搞小动作，而且……”班主任顿了一下，“你儿子想帮你做媒呢！”

班主任告诉我，上课时马天旭和别人传纸条，被她没收了，上边写着：“你回家问问你妈单位有没有单身女性，给我爸介绍一个，不用太漂亮，过得去就行，你知道，我爸长得也很谦虚！”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回家和小马对证此事，他嘻嘻哈哈地承认，还强词夺理地说：“我这也是为你好！”我说：“一边去，我的事不用你管，你要是再被老师告状，看我揍不揍你！”

他拍我的肩膀：“老马啊，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这样会把那些对你有意思的女同志吓跑的，何况，虐待儿童，罪状可是不小啊！”

我扑哧一声笑了，他凑过来，严肃地说：“爸，和你说真的，下次去约会，先别和人家说你有个儿子了，这样效果可能好点儿。”我推开他：“这不是骗人吗？再说人家要来家里，你怎么办？”他说：“我去同学家躲躲。”这次我没笑，揽过他的肩，没再说话，喉咙发紧。如此委屈小马的事情，我怎么做得出来？当时我就决定，再也不去相亲了。

这就是小马，我的儿子，他成绩不优秀，长到13岁了，也没有什么能发展成伟大人物的迹象，更算不上是神童，到现在数学还有时不及格。可是，他是我的骄傲，这辈子的骄傲！

（摘自2010年10月15日《南国都市报》，盛开图）

爸妈让我们泪奔的一句话

热帖子



今天我过18岁生日，我妈给我打电话，我接了之后那边就开始放生日歌，放完中文放英文，放完英文放韩文。最后我妈说：“怎么样，好听吧？最爱听哪个我再给你放一遍。”我在电话那边泪流不止。

——笑熬浆糊

从小老妈管得严，她总是认为家里东西都给我买齐了，不需要零花钱。老爸很宠我，嗯，更确切地说，是溺爱。他每次出差前，尤其赶上我放假，都会多给我钱。某次，我还没有放假回家，老爸就要出差，这就意味着我们没办法交接上。老爸不敢把钱放在我屋子里面的抽屉里，怕老妈发现。后来，老爸给我发了条短信：“钱给你放在客厅大书架左侧，倒数第三层一本叫做《成方切用》的书里。”

我回到家，踩在沙发的扶手上，顺利地的书里面翻到500块钱，当时想哭，我和老爸都不容易啊……

——爱看书的小猪

从小到大，我一直纠结于自己的长相。老爸老妈的长相，用现在的标准说，就是帅哥美女，可是我呢，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某日，老妈在电视上看到整容广告，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姑娘，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你先去做个双眼皮手术吧。”我幽怨地瞪了老妈一眼，转身去找老爸评理，老爸的一句话，我泪奔了——“对啊，这么好的办法，早怎么没想到呢！”

——我是单眼皮

有次我爸出差，我妈一个人在家，临放学了，我跟她说约了朋友出去吃饭，不回去了。我妈可怜兮兮地说：“好吧，那我回家吃泡面。”

后来过了一会儿，我妈打来电话说：“姑娘，要不妈妈跟你们一块吃饭吧，带我一个吧，我一个人在家会害怕呢。”

我当时就哭了，原来妈妈也会撒娇……

——大力水脚

老爸总是挑我男朋友的毛病，我知道，他其实是舍不得我这么早嫁出去。一次，老爸和我聊天说：“你将来要生个儿子，儿子能长得像你，你像我，所以你儿子长得也像我，好看。别生姑娘，长得像她爸，好不好。”

——正宗刘大大

曾经看过爸妈之间这样的短信对话：

爸：“最近手臂发麻不知道是不是血压升高。”

妈：“我出差回来前的这段时间，你照顾好自己。”

爸：“咱们身体不舒服还是不要让闺女知道的好，要让她安心读书，注意保密。”

——爸妈手心里的宝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有一次她轻手轻脚回家想吓唬妈妈一下。

她妈妈在房间里打毛衣，突然说：“燕燕你回来了呀。”

她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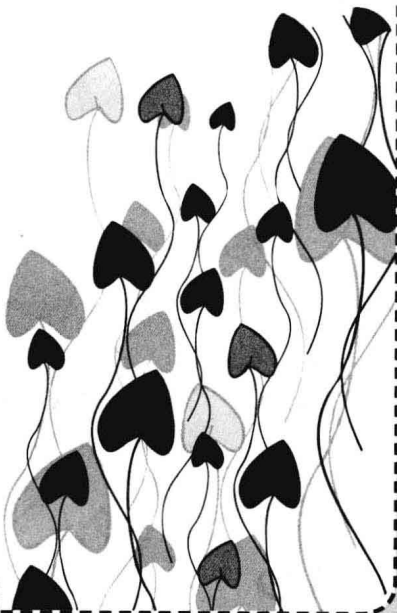
她妈妈也吓了一跳说：“你真回来了啊。”

然后她才知道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总是惦记着她，没事就瞎说一下：燕燕你回来了呀。

——王小兔

刚上大学那阵儿，觉得小鸟出笼了，不再刻苦学习了。每天就是睡觉、打游戏、看碟片，终于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挂科了。那天打电话回家，我说：“老爸，对不起，我‘马哲’挂科了。”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老爸的声音传了过来：“儿子，辛苦你了。”

——忙得像个陀螺



雨水之所以愿意落下，是因为它在天上，把满地盛开的雨伞，看做莲花。

这个想象有些大，大到可以覆盖我走过的所有的路。人生大概是随时要迎接雨的，直到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雨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来自天堂。

我想象，在夏末的黄昏，或者是春天的早晨，大自然会有某种力量在凝聚，在地上的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某种力量突然苏醒，这是云团里隐藏着的神秘的季节的神秘。

我在早上起来，可以感觉到空气中这些微小的湿度。打开窗户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今天应该翻到谷雨这个节气。翻日历这个动作对于雨来说是多么渺小，对于我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时候，桃花在日历的后面悄悄苏醒，风的褶皱里夹含着水分，这些细小的事件被我们日常的忙碌所掩盖，直到发现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还没有干，才想到今天会发生点儿什么。

然后就是上路，大街如常，人流如常，却来不及欣赏云朵的变化。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既可以像天气预报那样用“阴”“晴”“雨”几个字来概括，也可以用好多天的时间来做无穷无尽的仰望，让心情随着云朵一起翻滾。

然而这种沉思却不能延续多久，天空就已经起了变化，最深的闪电，把雨水突然释放。雨水击中了早晨的脉搏，让我感叹中国农历和大自然之间的神秘感应。雨水使得季节激动起来，有人因为雨

而激动，也有人因为雨而慌乱。

雨水慈祥地降落，如音符般，落向它不知道的地方。它慷慨地落下，它把这些动人的时光，落向大海，落向潮汐。它遮住了阳光，偷偷移向田野和街道，它慢慢地越过河岸，越过瑟缩的鸭群和戴着斗笠的农夫，最后洒向苏州，一条叫做养育巷的街道，一个逼仄的弄堂。

这是我关于伞的故事。我心甘情愿为它安上这样一个美丽的开头，因为我一直坚信，人生会有无数次与大雨的不期而遇，也会有无数次的小雨如约而来，你总需要一把伞，你用它劈开雨点，毅然前行。你期待能看清什么，但有时候什么都不必看清。雨让你忘记了世界本来的形状，它可以改变一切。

对于南方来说，雨水中的景象才是它们的真实形象。因为喜欢雨，从而喜欢上一把伞。假如你不想匆忙奔向终点，那就安然待在伞下，你会知道有雨声和伞的岁月，是如此的美妙。

每一场雨都是一次固定的引导，指向同一个方位。我的记忆之门重重叠叠，还是要从第一扇打开。

让我们还是回到苏州的养育巷。在那里，有一把黄色的油布伞，它在雨中散放着淡黄的明亮，如一朵莲花缓慢前行。那里面有一个孩子，他用细碎的脚步踢着雨水。那里还有一个老人，她牵着孩子，如同护着一盏红红的小灯笼。

你们肯定会想到，那个孩子是我，那个老人就是我的奶奶。

那是奶奶带着我去另一个奶奶的寿宴的路上。雨很小，伞却很大。弄堂上的天空原本就很狭窄，被这把伞一遮，伞下的我竟然有了一种被仙术笼罩着的感觉。

我和奶奶挤在一起，奶奶的体温透过布衫，有一种杏花的香味。我能感觉到奶奶的步子和我一急。我欢快地跳跃，踩得水花四溅，奶奶总在奋力追赶着我。我知道，有了奶奶的追赶，雨滴永远不会落在我的身上。

雨声如梦，揉搓着我童年敏感的耳廓。一切景物都在淌着水，我记得那里的风景，雨水中木芙蓉开得浅白，雨声中躲了一

油布伞

◎ 汪涵

